

旅游日记

科纳克里港区里的难民

■周继有 文

科纳克里是非洲西北角国家几内亚的首都。有一年盛夏,我们在江苏张家港满载了一船大米,先在非洲的象牙海岸卸掉一半货物,接着就来到了这个地方。几内亚整个国家很穷,像大多数非洲国家一样,土地贫瘠,人民生活贫苦。周围国家有几内亚比绍、冈比亚、塞内加尔、马里、科特迪瓦和利比里亚。非洲的国家经常动乱,因种族冲突,许多难民外逃,西北非洲也不例外,在科纳克里的港区里就滞留着很多外国的逃难者,据说已经逗留了好多年了。在港区主要交通要道的两边或偏僻的角落,到处都是篷布或者茅草搭建的窝棚,许多游手好闲、无所事事的青年黑人在周边游荡、聚

集;中间还夹杂着许多愁眉苦脸、颧骨凹陷的妇女和面黄肌瘦、一脸茫然的孩子……

非洲的土地不适宜种植庄稼,所幸香蕉树并不计较,长得郁郁葱葱,结出一大串又一大串的果实。这些难民们饿了就摘点香蕉填填肚子,倒也把日子顺顺利利地过下去了。勤劳的妇女们自己开辟点土地,种点黄瓜、茄子之类;朴实的男人们则摇着小舢板白天去近海里捕鱼,晚上回来兜售劳动果实或者修补渔网。

习惯于以物换物的非洲女人们头顶着自己种植的瓜果来到船边,招呼我们去交换各种生活品——中国的洗衣粉、肥皂很受她们欢迎——偶尔她们也会为自己的男人换上几瓶啤酒。而男人们则会提着海蟹、海虾或者新

鲜的鱼,耐心地在船边的码头边席地而坐,等着过往客人前去砍价,偶尔会伸手索要一根香烟。

而卸货的时候就特别热闹,此时各式各样的人马都会趁这个时机浑水摸鱼。大米对于这里的人们尤其显得珍贵,货主和港方都会派出好几个专门看管的人员,全世界统一称呼叫“Watchman”,但往往无济于事,现场总是乱哄哄的。难民中也有些人受雇作为工人上船来干活。但不管几内亚当地工人还是难民,他们一进货舱,就直接划开一个米袋,抓起大米就往嘴里塞,间或喝上一口凉水,等到吃饱了才开工。下班时分,只见每个工人的袖管都鼓鼓囊囊——裤管也灌满了大米,走起路来显得步履蹒跚,活像鸭子,有些腰间还缠了个米袋子。这时

在梯口守卫的“Watchman”们挥舞着大棒,喝令他们倒出偷带的大米,但往往会手下留情,允许他们留一只袖管左右的大米带回家。而那些被截留下来的大米,则分成几堆装进袋子,被这几名不可一世的家伙扛回家了。

虽然船上也派专人看守,减少因偷窃而造成的货物损失。但非洲的黑人长得模样都差不多,根本认不清哪个是工人,哪个是小偷。在我们眼里,他们个个就像同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,转个身保准你就不明白刚才看见的是哪一个了。何况有的甚至有些还是“Watchman”的哥们,可以大摇大摆地从舷梯走上来。这些黑人,身手甚是了得。别看身材瘦小,浑身排骨,扛起一百来斤的大米却相当轻松。他们可以从货舱底层单手爬上50来级直立的墙梯,将大米藏在甲板隐蔽处。趁无人注意,则偷运给小船上接应的伙伴。偶尔被发现了,立马将米袋往海里一扔,人就像一只青蛙一样头朝下跳入港池里,然后深吸一口气,潜到

水底捞起米袋子,托着“战利品”踩着水向窝点游去。娴熟的偷窃技艺、过人的身体素质、优美的跳水动作、高超的游泳水平,不由得你不佩服!

而码头上装卸的地方,则有几个缺胳膊或断一条腿的黑人,直接就从车上的米堆里住自己携带的布袋里灌大米,看守的人都网开一面,任其取来而不加干涉。幸好这些残疾人也很自觉,灌满了就立即开路,当天不会再来,但是第二天肯定可以再次见到他们的身影。其中有一个我们称他为“假手”的,左手装了个木头手臂,涂上颜色,黑乎乎的,几乎看不出是假的。原来这些也是流离失所的难民,被地雷炸飞了胳膊或腿,辗转来到这里艰难度日的。

看着这些贫困中的难民们,又想到在窝棚里那些一脸茫然的孩子:国家战火纷飞,家里食不果腹,无处可以求学,长大后也会游手好闲吗?循着这些青年人的足迹,在偷盗中继续艰难地生活下去吗?

意犹未尽

枫桥与双桥

■建一 文

“月落乌啼霜满天,江枫渔火对愁眠。姑苏城外寒山寺,夜半钟声到客船。”

我对张继笔下的枫桥早就心驰神往,依水傍寺的枫桥不止一次在我梦里浮现。及至终于有机会前往苏州一睹枫桥之“真容”,才发现我的遐想稍嫌浪漫。从建筑造型上看,它与江南古镇那种到处可见、年代久远的石桥并无太大的差别,而且,它并非张继所处的唐代留传下来的“原物”,而是历经战乱,屡修屡毁。现存枫桥,基本为清同治六年(1867年)重建,看上去有点“貌不惊人”的感觉。

我甚至拿它与故乡朱家角的泰安桥相比较,两者皆为单孔石拱桥,外形倒有几分相象,所不同者,泰安桥是“原版”的明代古桥,四百多年的风雨沧桑,使它更显古朴、苍劲。近几年来,它那秀美的身影不时出现在各大媒体上,成为江南古镇朱家角一道赏心悦目的风景。虽则如此,它的知名度还是比不上枫桥。

何故?说白了,枫桥是与千古绝唱《枫桥夜泊》联系在一起的,是与中华文化的瑰宝——唐诗联系在一起的。“画桥三百映江城,诗里枫桥独有名”。历史文化的光环,使枫桥在世

人心目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。

与枫桥相距三十多公里的双桥,与它所在的古镇周庄一样,原来也是默默无闻,鲜为人知。

我在1975年曾应周庄中学两位老师之邀前去作客。朋友在陪我观看了张厅、沈厅后,特意领我去见识了座落在纵横交叉的两条小河上的双桥。

双桥,顾名思义是两桥(均建于明万历年间)联袂而成。较长的世德桥为单孔石拱桥,稍短的永安桥为单孔梁式平桥。它们依着丁字形河道横、直相连,状似古代的L形钥匙,因此当地人都叫它“钥匙桥”。这种“联袂”形式比较少见。不过,当时的双桥在江南数以千计的古桥中可以说是名不见经传,其知名度远不及周庄镇上深受人们青睐的富安桥(始建于元至正15年,即1355年)。我生长在江南水乡,见过、走过的古桥不在少数,当时对双桥也未特别在意。

十年之后,旅游热潮一浪高过一浪,“世外桃源”周庄渐渐成为中外游客频频光顾的“热点”。周庄的出名,其实与双桥的“好运”密不可分。

1984年,上海画家陈逸飞初访周庄,返沪后依据所摄的双桥照片创作了油画“故乡的回忆”。此画当年十月即漂洋过海在美国展出,并由石油

大亨哈默买下。不久,哈默访华,把此画赠送给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。次年,《故乡的回忆》又成为联合国首日封图案。一幅油画入选联合国图案,这在世界绘画史上并不多见,当为世人所瞩目。这样,以画为媒的双桥成了周庄的标志性建筑,其名声甚至超过了堪称名桥的富安桥,令人刮目相看。双桥开始“冲出周庄”,走向世界;不仅如此,连带还使整个周庄一举成名,享誉天下。周庄人每念及于此,总不免流露出对陈逸飞的感激之情。正是他创作的油画《故乡的回忆》使外界认识了双桥,认识了周庄。周庄从“丑小鸭”变成了“白天鹅”,除自身因素,无疑有陈逸飞的一份功劳。

枫桥与双桥应该称得上是“幸运之桥”。若没有张继的“光临”,就不会有脍炙人口的不朽之作《枫桥夜泊》,当然也不会有千百年来枫桥的殊荣;若没有陈逸飞的《故乡的回忆》,双桥可能还处于“养在深闺人未识”的境地,而被海外媒体称为“中国第一水乡”的周庄在江南十大名镇中的“排名”也可能是个未知数。同济大学教授、我国著名古建筑专家阮仪三曾指出:周庄原来在江南镇中的优势并不突出。

一首诗、一幅画——真可谓“诗情画意”——能够改变古桥乃至一个古镇至少在某种程度上的命运,这是大大出乎人们意料之外的。文学艺术精品无穷魅力与深远影响由此可见一斑。



秋色正浓 ■黄伟助

岁月悠悠

想起了松花蛋

■倪祖敏 文

在我六十三年的人生中,曾吞咽过许多粗粮糙米,也品尝过不少美味佳肴,但是,唯独松花蛋(上海人称作皮蛋)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忆。那是四十多年前,我们7个知识青年在上海过完春节后,在返回北大荒路途中的事。

上山下乡那个年代里,列车上既没有开水供应,也没有旅客服务车推来推去为你服务,沿途的火车站上更是很少能见到有食物零售。要在火车上坐三天两夜,那绝不是件容易的事情。我们一路上依靠着随身携带的一些苹果和面包应对着艰难的旅程,一直撑到了列车的终点,哈尔滨三棵树车站,时间已是晚上的9点多钟。下车后,我们还要在站台上等候3个多小时,搭乘12点钟过来的趟火车,去往黑龙江省最北面的地方。那天夜晚的气温降到了零下三

十多度。长长的站台上空空荡荡,唯有一盏昏黄的路灯在黑暗中泛着微光。我们7个男女青年紧缩脑袋,裹着大衣在站台上来回踱步,冰冷的脚丫子踩在硬实的冻水泥地上,发出单调的咔嚓咔嚓声。

此时,经过三十多小时的长途跋涉后,大家的肚子早已空空如也,而越是踱步越感到饥饿。黑暗中,所有的眼光和神情似乎都在问:“还有吃的吗?”说实在,可以吃的东西,早已在火车上被吃光了。唯存的食物是那些被捆绑在旅行袋里的咸肉、香肠和卷子面。但是,即使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打开旅行袋,那也是不能吃的——因为全是生的!

“这里还有一箱皮蛋,要不大家一起吃皮蛋?”昏暗中,有位女同学指着地上的一个小纸箱道。肥皂纸箱里装了四五十只松花蛋,那是她母亲为她特意准备,让她带往农场的。“就吃这箱皮蛋了!”早已饥肠辘

轳的年轻人闻讯都迅速围了过去,奋力撕破硬纸箱,抓过一只只皮蛋,蹲下身子往地上磕了起来,狼吞虎咽塞进了嘴巴里。

记得,我当时一口气咽下了6只沾满了泥土屑的皮蛋!就这样,我们终于熬过了难忍的3个多小时,登上了北去的火车。

时间过得真快,没过几年后我回到了上海。若干年后也成了家,做起了家长。在饭桌上,我经常向我的儿子讲述这件事,目的是让他知道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。然而,每每提起时,他总显得不以为然,甚至用不屑一顾的口气对我说:“你又要拿这种事来教育我了,现在怎么可能发生你们那个年代的事?”一脸的不耐烦。我见之,心总黯然。

在饥寒难忍的时刻,用皮蛋充饥,对于生活在今天这样一个丰衣足食年代里的年轻人,是难以想象的。然而,一千七百万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却不同程度地都经历过,承受过,坚持过。并且在以后的数十年里,仍保持着当年那种吃苦耐劳、忍辱负重的坚韧劲和责任心,不为岁月的流逝所磨灭。

人生智慧

有些绿叶莫抢当

■金真 文

有道是,红花配绿叶,绿叶衬红花。在政府工作中,有牵头主办的“红花”部门,也有协办配合的“绿叶”部门。

红花绿叶若是齐心协力、通力合作,则可以形成合力,绘就一副“美图”。

但现在不少地方、不少部门、不少干部在实际工作中则是根据工作的性质、工作的难易程度来有选择性地争当花或叶,这导致了在不少情况下,不同部门在有利益的时候寸权必争,在有困难的时候则责必让,甚至出现争当绿叶、争后恐先的热闹场景。

对于类似拆迁、维稳等直面群众、难度颇大的工作,我们往往在工

作布置会或任务分解会上能听到一些部门抢着说“自己部门一定做好配合工作”、“全力配合牵头部门”、“全力做好支撑工作”等熟悉的话语,虽然态度听起来极是端正,极是上得了台面,实则是一种只说不做、多说少做的表态。

真的遇到麻烦事、棘手事,当牵头主办的“红花”部门提请协助时,这些“绿叶”部门往往对“红花”敬而远之,放佛这片“绿叶”本就是可有可无的。

红花需要绿叶,大自然也需要绿叶,但有些绿叶切莫抢着当。

文苑投稿邮箱:  
zfk@yptimes.cn, 欢迎投稿